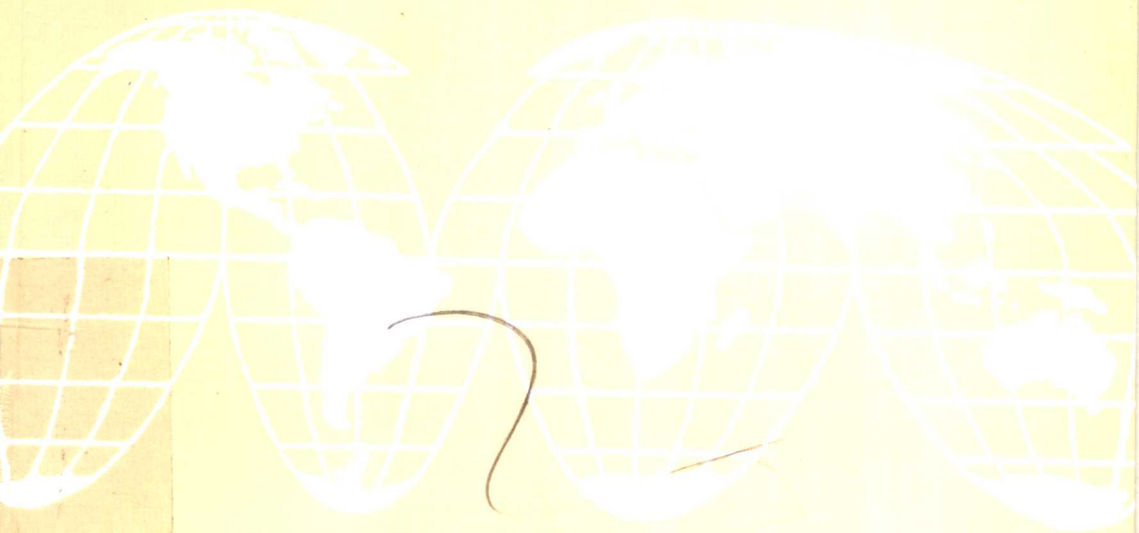


BEIDA OUMEI WENXUE YANJIU CONGSHU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圣经》的文学性诠释 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

刘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835.61/90

2007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13·

《圣经》的文学性诠释与 希伯来精神的探求

——马修·阿诺德宗教思想研究

刘 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的文学性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刘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3115-2

I. 圣… II. 刘… III. ①阿诺德, M. (1822~1888)—人物研究②圣经—关系—文学研究—英国—19世纪 IV. K835.615.6
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577 号

书 名:《圣经》的文学性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

著作责任者:刘 锋 著

责任编辑:张 冰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115-2/I·199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02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十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汇集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杨业治、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语种均有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广泛的专著,其中不少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奖或教材奖。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经常与国际国内同行直接对话,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春,北京大学组建了欧美文学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交,为了弘扬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1)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欧美文学与宗教;(3)欧美文论研究。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重积累、求创新、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系统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希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

对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热点有所了解。同时,北大的学者们也能通过这项工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审视、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研究自己的位置。此外,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促进教学和人才的培养。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相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套丛书是难以面世的。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只是国际国内欧美文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相信它能激起感奋人心的浪花,在世界文学研究的大海中,促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

目 录

总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科学精神与怀疑主义:阿诺德时代宗教的困局	17
第二章 宗教问题与现代批评的精神	35
第三章 语言、隐喻和《圣经》的意义:阿诺德的文学 释经方案	57
第四章 “带有情感的道德”:基督教的自然真理	101
第五章 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均衡:宗教在 文化中的位置	144
附 论 基督教神学内部的隐喻诠释问题	181
后 记	206
引用书目	211
人名索引	222

引言

关于英国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曾有论者评论说,“他在其诗歌和批评散文中引入了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核心问题的一种新的、微妙的、比较的态度,帮助形成了现代意识。这一点实在令人吃惊。对我们来说,理解他要比理解上个世纪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更加有用。”^①如果说阿诺德参与形成和推进了现代意识,那是因为他的整个思想生涯都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而与此同时,他又对时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就此而言,将阿诺德的思想置于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下作出评估,确实有助于凸现其基本面目和实际意义。阿诺德思想的多样性是一目了然的,他的毕生写作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领域,除了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而外,举凡教育、社会、政治、文化、宗教问题无不成为他的持久关注对象,而且他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并非浅尝辄止,而是达到了至少不会被视为业余爱好的深度(当然要撇开时人的某些攻击性评论不说)。在阿诺德致力于探究的众多时代问题中,宗教问题无疑占据了其一生中颇富创造性的那一部分思想活动。有趣的是,阿诺德的一些宗教论著当年曾引起热烈的反响,甚至成为短时间内多次再版的畅销书,可是,时移世转,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人们对这些宗教论著的兴趣远远小于对刚

^① Park Honan, *Matthew Arnold: A Lif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vii.

出版时冷清得多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兴趣。^①或许,这是由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论题与随后各个时代的历史处境和思想状况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不过,不应忘记的是,对阿诺德本人来说,宗教问题在其全部思想生涯中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他专门花在这上面的时间长达八年之久;相应地,对我们来说,如果忽视了阿诺德的宗教思想,就无法获得他的思想生涯的完整图景。仅此一点就表明,阿诺德的宗教思想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更何况他的许多最闪光的真知灼见就蕴藏在他的宗教论著中。

阿诺德的宗教论著完成于1869至1877年间,共计四部:《圣保罗与新教》(*St. Paul and Protestantism*, 1869—1870)、《文学与教条》(*Literature and Dogma*, 1871—1873)、《上帝与〈圣经〉》(*God and the Bible*, 1874—1875)、《关于教会与宗教的最后几篇论文》(*Last Essays on Church and Religion*, 1877)。由于这是阿诺德倾其全力探究宗教问题的时期,论者一般将它列为阿诺德写作生涯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阿诺德的宗教撰述时期。如同早先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样,阿诺德的宗教论著的各章一般都先在刊物上连载,随即汇集成书,再由一篇通常最后完成的序言连缀起来。由于文章发表后即刻引起了一些评论,阿诺德在撰写后续各篇文章时就常有或明或暗的针对性。这也是阿诺德的书不同于大多数讨论同类问题的书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些书

^①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并不像后来的《文学与教条》那样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但人们对这本书一直保持着兴趣,而对阿诺德的宗教著作就没有这样的兴趣了。时至今日,《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可能已成为阿诺德最广为人知的著作了。”参见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ed. R. H. Supe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1977), Vol. 5, 编者注, 第416页。

的形成过程就是阿诺德与其批评者展开对话的过程。^①

《圣保罗与新教》是阿诺德四部主要宗教论著中的第一部，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以至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出了第二版。阿诺德在书中以《圣经》诠释为基础，讨论了保罗思想的内涵和意义，以及清教徒对保罗教义的流行误解，广泛涉及到恩宠、信仰、复活、预定论、公义等传统神学问题。除此而外，阿诺德还通过具体的诠释实践初步确立了他在随后的宗教论著中将要详细论述和广泛运用的文学释经方法的基础。由于阿诺德在书中对保罗教义作出了与通行解释完全不同的解释，各种各样的消极评论纷至沓来。根据当时一篇书评的记述，“报纸、期刊、杂志、书评、小册子、演讲都充满了对它的回应，从温和的抗议、不以为然的辩解到最激烈、最严厉的反驳，应有尽有”。^② 批评者主要来自两个对立的阵营：国教派和不从国教派。前者不赞同阿诺德对保罗教义的解释，但却首肯他对不从国教派的态度；后者则坚持认为，阿诺德既误解了保罗的教义，又误解了他们自己的教义。^③ 尽管也有一些比较友好的评论，但总的来说是批评性意见占了上风。紧接着，阿诺德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宗教论著《文学与教条》。一般认为，这是阿诺德四部宗教论著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大多数研究者在概括、论

① 霍南在谈到《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各章的形成过程时说：“《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成为[阿诺德]与其批评者的深入对话。由于这个特征，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就不免感到困惑，除非我们记住，本书的后续各章回答了批评者针对前面各章所说的话。”参见 Park Honan, *Matthew Arnold: A Life*, 第 347 页。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阿诺德的宗教论著。

② 书评作者为辛普金森(J. N. Simpkinson)，书评于 1871 年春发表于《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转引自 Sidney Coulling, *Matthew Arnold and His Critics: A Study of Arnold's Controversies*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4), 第 225 页。

③ 参见 Sidney Coulling, *Matthew Arnold and His Critics: A Study of Arnold's Controversies*, 第 226 页。

释和评论阿诺德宗教思想时所依据的主要文本。《文学与教条》的核心论题是,随着近代科学理性在社会、文化、思想等各个层面上的广泛确立,建基于形形色色超自然假定和形而上学推论之上的传统基督教神学已经失去了自明性和解释力,从而严重削弱了基督信仰的根基,令其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在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下,若欲有效地维持基督信仰的连续性,就必须对传统教义作出重新解释。为此目的,阿诺德延续了他在《圣保罗与新教》中初步展开的思路,从《圣经》语言的性质入手,细致探究了《圣经》话语的情感性、想象性和隐喻性品格,确立了与此相适配的文学释经方法。在此基础上,阿诺德结合人的自然理性、常识经验、宗教意识和道德良知,并透过可证实性原则为宗教引入了一个以公义为轴心的自然真理概念。如同《圣保罗与新教》一样,《文学与教条》也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热烈反应,而且其热烈程度之高,致使阿诺德一跃而成为“畅销书”作者,一时洛阳纸贵。^① 可以期待,在这本书引发的众多公共评论中,尽管不乏宽厚、谅解和称许的声音,但消极的、甚至愤怒的反应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主要涉及到阿诺德对《圣经》的重新诠释、对人格上帝的否定、对第四福音书的利用、对宗教的道德定位等等。当然,最激烈的指责莫过于说《文学与教条》是反基督教、反宗教的。这一指责让阿诺德始终难以释怀,即便事隔多年之后,他还对当年那些说他攻击了基督教的人表示出轻蔑和不屑。另一方面,诸如此类的批评和责难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阿诺德考虑下一步的写作计划,这样就形成了阿诺德的第三部宗教

^① 参见 *Matthew Arnold: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ume 1, Prose Writings*, eds. Carl Dawson and John Pfordresh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9), 第39页。阿诺德本人对这本书也有很高的期许,甚至流露出某种自负的神气。他说,这本书出版后,神学的正统立场在英国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模一样了。参见同书同页。

专论《上帝与〈圣经〉》。阿诺德特别给这本书冠以《〈文学与教条〉续篇》(A Sequel to *Literature and Dogma*)的副标题,直接点明了它与《文学与教条》的连续性。《上帝与〈圣经〉》一方面澄清了《文学与教条》出版后遭到的种种误解,另一方面也针对批评者的主要反对意见对《文学与教条》的若干论题作了进一步的申论和发挥。根据阿诺德自己的归纳,批评者对《文学与教条》提出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人格上帝的否定和对第四福音书的利用。^①相应地,这就构成了《上帝与〈圣经〉》的两个基本论题。从这本书的形成史来看,它的自辩色彩是十分明显的,也由于这个缘故,批评者发现它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点,而不过是在更加技术的层面上复述了《文学与教条》的主要思想。尽管阿诺德本人对《上帝与〈圣经〉》期许颇高,以为它还会产生像《文学与教条》那样的轰动效应,但这次他只能失望了,评论界对他的宗教著述的热情已经大大减退了。不久以后,阿诺德出版了平生最后一部宗教论著:《关于教会与宗教的最后几篇论文》。与前几本书相比,这本书更像是一部文集,其组织和结构要松散得多,各篇文章的论题也缺乏首位一贯的联系。不消说,这本书也没有引起评论界太大的反应,在阿诺德有生之年甚至没能获得再版的机会。^②

阿诺德的宗教论著大多是在激烈的思想纷争中写就的。由于组成这些论著的文章大都首先在期刊上发表,来自各方的回应也就主要采取书评或短论的形式。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道森(Carl Dawson)和福德雷舍尔(John Pfordresher)编辑的《马修·阿诺德:

^① Matthew Arnold, *God and the Bibl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Vol. 7, 编者注,第437页。

^② 参见 *Matthew Arnold: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ume 1, Prose Writings*, 第45页。

批评遗产》(卷一,“散文作品”),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书评和短论的作者或为期刊编辑,或为教会人士,或为大学教授,另外还有不少文章是匿名发表的。总的来看,这类评论具有应时的特点,加上作者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或教派背景,其学理上的分量是相当有限的。哲学家布拉德雷(F. H. Bradley)或许是最早从学理上探讨阿诺德宗教思想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他在出版于1876年的《伦理研究》(*Ethical Studies*)中对阿诺德关于宗教真理之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的思想提出了批评,认为阿诺德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证实,他想让宗教真理具有无可置疑的确实性,于是就将自然科学的经验证实原则直接搬运到宗教领域。^① 布拉德雷的批评并不完全中肯,因为阿诺德对宗教证明与科学证明的区分绝非毫无意识,更没有将宗教经验与物理事实等量齐观。事实上,如果深入追究,我们便会发现,阿诺德的可证实性原则更多地透露出一种特殊焦虑:宗教真理一方面不同于科学真理,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像科学真理那样的普遍有效性。布拉德雷之后,就很少有人再从哲学、伦理学等角度探究阿诺德的宗教思想了。不过,让人稍感意外的是,在阿诺德的早期研究者中间,却有人从神学层面上讨论阿诺德的宗教思想。很显然,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和诟病的视角,因为还在阿诺德生前,人们对他的宗教思想就常有“业余神学”(amateur theology)之讥。抛开正统神学家的冷漠和敌意不说,即便是比较公允的评论者一般也不会想到从神学上来定位阿诺德的宗教论述。赫伯特·W. 保罗(Herbert W. Paul)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中专辟一章讨论阿诺德的宗教思想,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倘若一位正儿八经的神学家随意浏览一下本书或本

^① 参见 F. H. Bradley, *Ethical Studi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2), 结语。

章,他很可能会否认阿诺德先生有什么神学可言”^①。保罗似乎有意要跟这类神学家唱唱反调,为了突现他的意图,他干脆给这一章冠以“阿诺德先生的神学”(Mr. Arnold's Theology)的标题。保罗认为,阿诺德的圣经评断并无太大的原创性,他只是吸纳了一些比他更有学问的人——如埃瓦尔德(Ewald)、格塞尼厄斯(Gesenius)和屈恩嫩(Kuenen)——的研究,但他在探究这个主题时却有他自己的思路。阿诺德的神学消解了不少传统信条,例如对人格上帝的信仰、对神迹的依赖等等,但其意图却是积极的:“阿诺德先生要我们拒斥许多的东西,希望能够挽救其余的东西。”^②保罗对阿诺德宗教思想的这种评议在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那里延续下来,例如谢尔曼(Stuart P. Sherman)在《马修·阿诺德:如何认识他》(*Matthew Arnold: How to Know Him*)中说,“无可否认,阿诺德是宗教及其公共建制的朋友,但他却是一位持有坚定的批判态度的朋友。”^③

然而,在阿诺德的早期研究者中间,也有人指出了他的宗教论述中的一些问题。迪克森(James Main Dixon)在《近代诗人与基督教教义》(*Modern Poets and Christian Teaching*)中认为,阿诺德犯了一个错误,他以为各种宗教信仰能够脱离不可思议的奥秘,就像是政治论坛上的政纲条目,只要经过一般性讨论,人们就可以对其作出赞同或不赞同的决定。阿诺德把教会看成是一个思想俱乐部了,好像里面的成员全都禀有温怡和讲理的精神;能够让他们的讲坛适应公众的需要。迪克森还指出,阿诺德要求人们毫不犹豫地服从,他对个体信仰的巨大力量全然不察,“如果他更深入、更透

① Herbert W. Paul, *Matthew Arnold*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2), p. 130.

② Herbert W. Paul, *Matthew Arnold*, p. 136.

③ Stuart P. Sherman, *Matthew Arnold: How to Know Him*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Publishers, 1917), p. 270.

彻地意识到宗教信仰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就会明白,世界并不是像这样被驱策和推动着往前走的”^①。总的来看,迪克森对阿诺德的批评还算温和,其所针对的主要是阿诺德的宗教论述可能引起的个别问题。到了20世纪30年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对阿诺德宗教思想的批评被转移到更具全局性的层面上。这种倾向的一个主要代表就是T. S. 艾略特。在《阿诺德与佩特》一文中,艾略特认为,阿诺德的几部宗教论著,包括《文学与教条》、《上帝与〈圣经〉》、《关于教会与宗教的最后几篇论文》在内,都经不起反复阅读:

在这些书里,阿诺德企图写出一些极端客观的、严格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东西。写出这些东西,说理的本领最重要,但他在这方面并不见长。另外,阿诺德在书中为自己所提出需要解决的这同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有了这个问题的现代解决者,而且这些人,或者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在进行这种论证时,比阿诺德还要擅长,还要足智多谋。^②

艾略特还认为,阿诺德用文学或文化篡夺了宗教的地位,他的全部宗教论著仅仅在重复一句话:信奉文化的人不可能同时信奉基督教。诚然,阿诺德也想保存基督教,但他所要保存的只是基督教感情,而不是基督教信仰。由此,艾略特得出结论说,“阿诺德的这些书都是千篇一律地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③很显然,艾略特对阿诺德宗教思想的批评几乎是扫荡性的,在他眼里,阿诺德的宗教论

^① James Main Dixon, *Modern Poets and Christian Teaching* (New York: Eaton & Mains, 1906), p. 151.

^② 艾略特:《阿诺德与佩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0—211页。

^③ 艾略特:《阿诺德与佩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213页。艾略特对阿诺德宗教思想的评论,还可参见“Matthew Arnold,” *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3), 第105, 113页。

著一无可取之处。艾略特说话的口气很权威,也很武断,仿佛只需一篇短文,甚或寥寥数字就足以对阿诺德的全部努力作出最后的判定。不过,艾略特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话语也流露出一点点肯定的意思:阿诺德至少提出了一个甚至值得现代人花力气解决的问题——毕竟,对一个思想者而言,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在艾略特之后,对阿诺德的宗教思想研究最深入的就要数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了。在初版于1939年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中,特里林对阿诺德的文学创作和思想生涯进行了全面研究,其博学、睿智和洞察力,直至今日,亦无出其右者。特里林在这本书中专辟一章讨论阿诺德的宗教思想,深入追究其逻辑,细致阐发其内涵,广泛考察其背景,对阿诺德的一系列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做了令人信服的厘清工作。不过,特里林对阿诺德的整个宗教方案显然存有很大的疑问,他的批评涉及到阿诺德关于宗教与情感、宗教与道德等问题的论述,尤其是阿诺德关于宗教语言的性质、宗教的自然真理及其可证实性的构想。特里林重提布拉德雷对阿诺德的批评,认为阿诺德关于宗教真理之可证实性的断言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阿诺德将宗教语言归入文学语言的范畴,而文学语言按其本质就不涉及事实,而是唤起人的情感反应,这就是文学批评家瑞恰兹(I. A. Richards)用“伪陈述”(pseudo-statement)一词所传达的意思。既然宗教语言是文学语言,而文学语言又是情感性、而非事实性的语言,它所承载的内容就根本不涉及证实的问题。于是,阿诺德对宗教语言的定性就恰恰引出了宗教真理不可证实的结论。^① 特里林通过解析阿诺德的论证逻辑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和不一致,用阿诺

^① 参见 Lionel Trilling, *Matthew Arnold*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7), 第360页以下。

德自己的前提推翻了他的结论,这可以算是一种内在批评,其力度自然不可小觑。

尽管阿诺德的宗教思想受到了诸如此类的非议和批评,但研究者对它仍表示出持久的关注。毕竟,在阿诺德的整个著述生涯中,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存在。尤其在最近几十年,阿诺德的宗教思想似乎唤起了新的兴趣,而且人们对它的评估也日渐趋于正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小,仅就笔者寓目所及,就包括如下专题论文:小威廉森的《托马斯·阿诺德与马修·阿诺德的圣经评断之比较的若干要点》、小圣·胡安的《马修·阿诺德与信仰的诗学》、萨沃里的《马修·阿诺德与“超自然宗教的作者”》、小斯柯特的《阿诺德心目中的超越》、斯通的《马修·阿诺德与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实效主义》等等。^①除此而外,某些研究与阿诺德有关的其他问题的论文也会多多少少涉及到宗教的话题,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研究阿诺德或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和思想的专著一般都会辟出专门的章节、或用相当的篇幅讨论阿诺德的宗教思想。不过,在所有这些研究成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由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修·阿诺德与基督教》。^②该书作者利文斯顿(James C. Livingston)是美国颇负盛名的宗教学者,著有《现代基

^① Eugene L. Williamson, Jr., "Significant Points of Comparison between the Biblical Criticism of Thomas and Matthew Arnold," *PMLA* 76 (1961): 539—543; Epifanio San Juan, Jr., "Matthew Arnold and the Poetics of Beliefs: Some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Dogma',"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57 (1964): 97—118; Jerold J. Savory, "Matthew Arnold and 'The Author of Supernatural Religion': The Background to *God and the Bible*,"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16 (1976): 677—691; Nathan A. Scott, Jr., "Arnold's Version of Transcendence—the *Via Poetica*,"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59 (1979): 261—284; Donald D. Stone, "Matthew Arnold and the Pragmatics of Hebraism and Hellenism," *Poetics Today* 19 (1998): 179—198.

^② James C. Livingston, *Matthew Arnold and Christianity*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督教思想》(*Modern Christian Thought*)、《信仰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Belief: A Study of the Victorian Religious Conscience*)等书。《马修·阿诺德与基督教》篇幅不算太大,但却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专门研究阿诺德宗教思想的论著。在这本书中,利文斯顿以阿诺德的宗教诠释学及其对《圣经》和基督教的重构为轴心,讨论了阿诺德宗教思想的众多层面,广泛涉及到文化、语言、经验、信仰等问题,同时还阐明了阿诺德在近代宗教思想史上所处的位置。总的来看,利文斯顿的这本书材料丰富,论述清晰,为阿诺德的宗教思想勾勒了一幅较为全面的图景,让人们看到,阿诺德的宗教思想即便在今天也还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

阿诺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神学家,^①虽然他在其宗教论著中论及众多的传统神学问题,但他根本无意于从内部探究这些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假定,传统神学的前提、方法和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在阿诺德看来,传统神学不顾时代精神的演进,继续坚执一种与科学理性相违背的超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诠释思路,致使基督教在社会、文化、思想等层面上日渐失去其影响力,再加上自由主义思想的广泛蔓延,基督信仰的根基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了。阿诺德不想看到基督教就此走向彻底衰亡,也不想放弃对基督教在维持人心秩序方面的作用的某种乐观期待。不管人们对阿诺德探究宗教问题的方式表示出怎样的疑虑,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阿诺德确实怀有维护基督教的强烈动机。阿诺德在其宗教论著中多次明确表

① 但是,把阿诺德的宗教思想列入神学范畴的也大有人在。除了前面提到的阿诺德的早期研究者之外,晚近的研究者也常常把阿诺德的宗教论著说成是神学著作。例如,普里克特在《浪漫主义与宗教》中就把《文学与教条》说成是“阿诺德最广为人知的神学著作”(Arnold's best-known theological work)。参见 Stephen Prickett, *Romanticism and Religion: The Tradition of Coleridge and Wordsworth in the Victorian Chu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第213页。不过,在这些研究者中间,并非每个人都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神学”一词。